

青未了

人文齐鲁

□ 商明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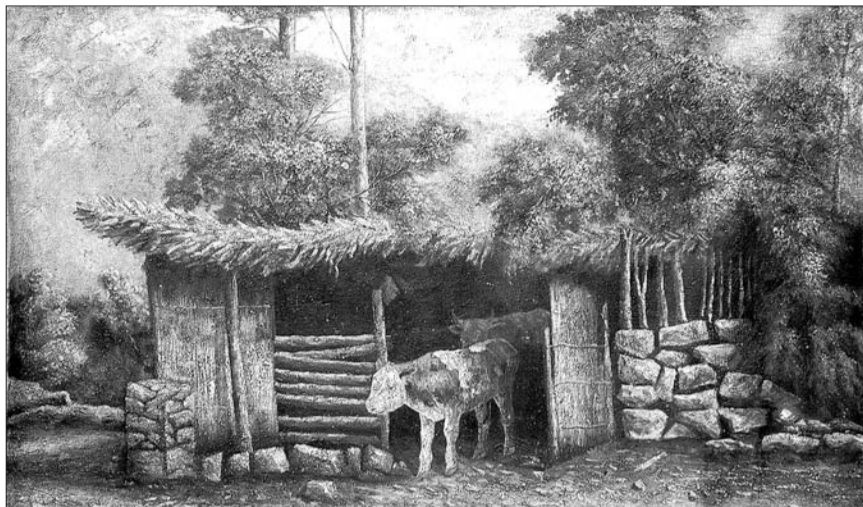
牛棚本是圈牛的,后曾代指“文革”时“牛鬼蛇神”接受改造的地方,我这里要说的,是本来意义上的牛棚。

凡是棚,就具有无门无窗、敞亮开放的特点。它四周可以不封闭或不完全封闭,至少有一面是敞开的,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棚,这种建筑形式,承担不起任何“关”的任务。在机械化以前,牛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地位相当高。保持清爽、干燥,是牛棚最基本的要求,牛棚里永远散发着一股新鲜的土香。我家乡的牛棚建筑都是三面厚厚的土墙,向阳的一面敞开着,保证棚内的通风采光;还要备下密密实实的草帘子,天冷或有雨雪的夜晚,饲养员都要用草帘子把前面严严实实地堵起来,为牛遮风、挡雨、驱寒。因为牛维系着农家的希望,这希望是碗里的饭、身上的衣,还指着盖新房、娶媳妇呢。

过去小学课本上有一篇课文叫《牛棚里的斗争》,说的是地主笑面虎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溜进生产队的牛棚想毒死老黄牛,结果被民兵当场抓获。“阶级敌人心不死,他想毒死生产队的老黄牛”,成了那个时期阶级教育的名段子。我曾在一个大雪飞扬的冬夜,执行完查看牛棚并添加饲料的任务后,倚着结实的木制牛槽,把手伸进饲料里,牛在嚼食草料的间隙,不时用长满小刺的舌头舔我的手背,表示着一种亲昵和谢意。在那个雪落有声的夜晚,伴着牛嚼食草料的欢快之声,我仿佛领略到了天籁之音的美妙。

当然,这时有着笑面虎之类的坏分子来加害牛,我一定会把他当场抓获。只可惜,那一个接一个的平安雪夜,没有给我一个当英雄的机会。

生产队的牛棚,是我记忆里最温暖的地方。凡是牛棚都具有住人和圈牛两种功能。我们第四生产队的牛棚,就是一处五间屋连在一起的建筑。东边三间是棚,用于圈牛,西边两间是屋,用于住人。牛棚三面是土墙,朝阳一面底下是一长溜溜实的木制

牛棚。
(孙为民画)

■民间记忆

温暖的牛棚

在那漫长的冬季,被晒干的青草和庄稼秸秆的清香、牛粪淡淡的臭味、刺鼻呛人的旱烟味混合在一起被温暖包围着,留下的记忆绵长而深刻。



食槽,上面全部敞着,有利于空气流通,充分吸纳阳光和方便进出。那两间用于住人的屋,是饲养员住所兼队办公室,乡亲们习惯称之为“牛屋”。“牛屋”是十几平方米的两间房,冲门口有一个大锅台,是用于煮精饲料的。西边一间,房梁以上是一个用木棒搭起来的吊铺,上面铺了厚厚的麦秸和芦席,是饲养员的卧榻。吊铺下边空无一物,是天冷的时候给牛预留的临时住所。每当天寒地冻的时候,就会出现人牛共处一室的场面。吊铺上面的人不时发出如雷的鼾声和语焉不详的梦呓,吊铺下面是牛绵绵不绝的嚼食反刍和偶尔响亮的鼻喷,勾勒出一幅其乐融融的和

谐景象。

我们生产队的饲养员是我本家的哥哥,牛屋就是他的家,吊铺就是他的起居室和卧室。只要天一冷,就会在灶里拢一把火,热气上飘,最先感到暖和的地方就是吊铺。厚厚的麦秸吸足了热量,然后悠悠不绝地释放着,睡在吊铺上犹如睡在温暖的热炕。一到冬季,生产队的小伙子们就把牛屋的吊铺当成了自己的家,聚在一起胡吹神侃或掰个手腕。屋里唯一的窗子开在吊铺以下,窗口的光透过粗大坚实的槐木窗棂照进屋内,走不多远就被黑黝黝的墙壁吸净了。吊铺上永远是黑的,要想下棋或打扑克,就要派人在门口望风,队长

一出现就赶紧吹灯,否则就会被骂成点灯熬油的败家子。为了适应这种黑暗的常态,轮流讲故事就成了吊铺上的主要活动。于是,那些鬼怪传说、男女趣事都在那个吊铺上传播开来。

我是知青,不知道家乡的趣事和传说,只在一边听。后来他们肚子东西倒光了,就以不准上吊铺威胁我,让我讲故事。被逼无奈,我开始讲长篇小说《烈火金钢》。谁知这一讲不得了,我的“说书”成了牛棚里最重要的内容,我的威信也因此大增。就在那个温暖的牛棚里,我讲完了《烈火金钢》、《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每次讲完一个章节还来一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那阵势真的有点像百家讲坛。等我基本上把肚子里的东西抖搂完,和煦的春风已经越过高高的山冈,掠过奔腾的小河,挤进了生产队的牛棚,爬上了我们的吊铺。在那漫长的冬季,被晒干的青草和庄稼秸秆的清香、牛粪淡淡的臭味、刺鼻呛人的旱烟味混合在一起被温暖包围着,留下的记忆绵长而深刻。

几十年之后我回到家乡,在牛棚旧址驻足良久。那里已经没有旧日的物件,但我总觉得那种气息还在,那牛的鼻喷还会冷不丁地响起,农家后生小伙的笑声依稀还在回荡……

■名人印记

沈从文和崂山

□ 宋立嘉

1931年到1933年,沈从文住在福山路3号,当时在青岛大学中文系讲述《小说史》、《散文写作》等内容。由于是山里人,看到青岛的山,从骨子里爱上了它,特别是到崂山游玩以后,留下深刻印象,“精神特别旺盛”。在这期间,沈从文创作了《泥涂》、《阿黑小史》、《风子》3部中篇小说;《三三》、《都市一妇人》等20多篇短篇;还写了《记胡也频》、《记丁玲女士》、《从文自传》3部长篇传记。

沈从文在青岛期间,曾经多次攀登崂山,第一次是从现在的崂山北路,仰口景区进的山。同行的有杨金甫(即杨振声)校长及闻一多、梁实秋、赵大侔诸先生,从仰口下车后,就开始爬山,这座山当地人叫猪头峰,硕大的猪头在山顶仰头北望,逼真的猪鼻子让人真想上去咬一口。回头望去,山坡远处是大海,一弯金色的“新月”——仰口湾,海水掀起阵阵波浪。到了一个山梁,有一处石刻,上写大字“海天一览”,几位文人还研究一番。

休息一会,开始向“三步紧”景观出发,穿石隙,钻山洞,拿出闪转腾挪的功夫,时而穿行在乱石杂草之中,时而驻足欣赏身边美丽的风景,大口享受纯净空气中的负离子,拼尽力气爬到三步紧处。原来是一个天梯,名曰“神仙梯”。有一块风化的倾斜45度的岩石,长七八米,风化后留下一阶台阶,东面有块巨大的岩石正可拿来做扶手,到尽头,在另一块岩石刻有“三步紧”三个字,双手攀岩,屏住呼吸,使劲爬几下,一步更比一步紧。不能看下面,一看倒吸一口冷气,真能从这滑下,怕连完整骨头都找不齐。爬三步到达山巅“会仙台”。靠坐其上,背山面海,山风袭耳,还真有当神仙的奇妙遐想。

沈从文抓牢岩石探头望,高山风景不错,五彩缤纷的颜色把崂山装扮得分外好看,无法用语言形容的色彩相互融合描绘的大自然画卷让人陶醉。海风吹来,山下梯田,农舍、小船尽收眼底。西下就是著名的白云洞,洞内的两棵老白果树一雌一雄,比肩而立相伴而生,已经过了千年。三三两两高大的赤松点缀在周围,还有一望无际的竹林。从“三步紧”下山,就是白云洞,道长邹全阳带领众道士在门前迎候,安排在贮云轩住下。洗了一把脸,外面已经高喊,“在青龙阁喝茶”。水是泉水,在白云洞西门外一泉打来,茶是竹茶,喝上一口,果然不俗。不一会工夫,道家饭已经摆上,全是些山中特产,有拳头菜、天母菜、粗粮做成的面食,几个人是狼吞虎咽,可惜没有酒助兴。这一次,一住6天,不是杨振声催,真要在山里住下去。

第二天,由小道带领,先去明道观,然后上了棋盘石,在山间的小道上,有德人留下的德文路标,上面标明前方的路程和名称,文人们围着看了半天。后来沈从文写道:“我曾先后去过几次崂山,有一回且和杨金甫(即杨振声)校长及闻一多、梁实秋、赵大侔诸先生在崂山住了6天。以棋盘石、白云洞两地留下印象特别深刻。两次上白云洞,都是由海边从山口小路一直爬上,这两次在‘三步紧’临海峭壁上观海,见海鸟飞翔的景象,至今记忆犹新,从松树丛中翻过岩石的情景,如在眼前。”沈从文等文人夜里住在白云洞贮云轩里,白天就在周围爬山。从白云洞西门出去,有道遥路,过河有小径可到明道观和棋盘石。在海边沈从文遇一少女,翠翠成了《边城》里的主人公。后来沈从文还到过崂山南线的太清宫和下清宫,对没再去白云洞很感遗憾。

■行走齐鲁

三百年的桂花树今安在

□ 唐齐鸣

31年前,笔者在日照见到一株300年的老桂花树,并且有幸与这株桂花树的主人合影留念。

1982年春天,我参加省委的一个工作组到临沂地区了解中央一号文件的贯彻落实情况并组织抗旱,带队的是当时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兼院长牟玉田同志。从4月8日到4月30日,工作组跑了10个县、42个公社、55个村和部分林场、茶园并查看了一些水利设施。其中,4月17日下午进入日照,先考察了巨峰公社新华大队的小麦生长情况。那时,日照还是临沂地区的一个县,县城距海边有十多里路;港口还叫石臼港,刚刚开始扩建。

4月18日上午,我们查看了老县城城关公社上李家庄大队的万亩茶园,顺便在该村周子玉老人院子里,见到了一株大桂花树。据74岁的周子玉老人讲:这是一株金桂,乃明代在苏州道台府服役的其上数十五代祖从苏

州带回的,号称“江北第一桂”,后由他祖父移植于此,前后算起来已有300年了。每至中秋时节,金花满树,香飘数里。据说若适逢东南风,十几里外的日照市郊亦可闻到,“桂子飘香月下闻”成为这一带的一大奇观。

我们几个人当即量了一下,这株金桂高4.8米,干径62.5厘米(树围1.96米),冠幅6米,生机勃勃,十分旺盛。随后我们在这株金桂前合影留念,照片中穿白上衣的长者即为周子玉,周左侧的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兼院长牟玉田。笔者还单独与周子玉老人的孙女周淑玲合影一张。

随着见识渐长,才知道这株金桂应该是国宝级的!桂花树为亚热带树种,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叶茂而常绿,树龄长久,有金桂、银桂、丹桂和四季桂之分,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岭南以北至秦岭、淮河以南的广大热带和北亚热带地区。即便在江淮及其以南,300年的桂花树也很罕见。2009年,在南京钟山风景区的无



大家在金桂树前合影。

梁殿附近,看到一株金陵桂花王,与日照的老桂花树相差无几。可是,日照与南京南北相差近4个纬度,直线距离约370公里,在我国北方有这样高龄的桂花树就极为珍贵了!

三十年来,每每看到园林寺庙里的古树名木,就会想起这株偏僻小山村中的金桂。虽

然后来又去过日照四五次,但均来去匆匆,无机会再睹其芳容,不知这株300多年的金桂今安在?两年前遇到日照农业系统的朋友,就打听这株金桂,说是已经没有了。听了之后,那种惋惜、遗憾、失落,真是难以名状!心中暗自祈祷,但愿这只是误传。